

書譜珍藏本 「一九七四—一九九〇」

叁拾貳

一九八〇·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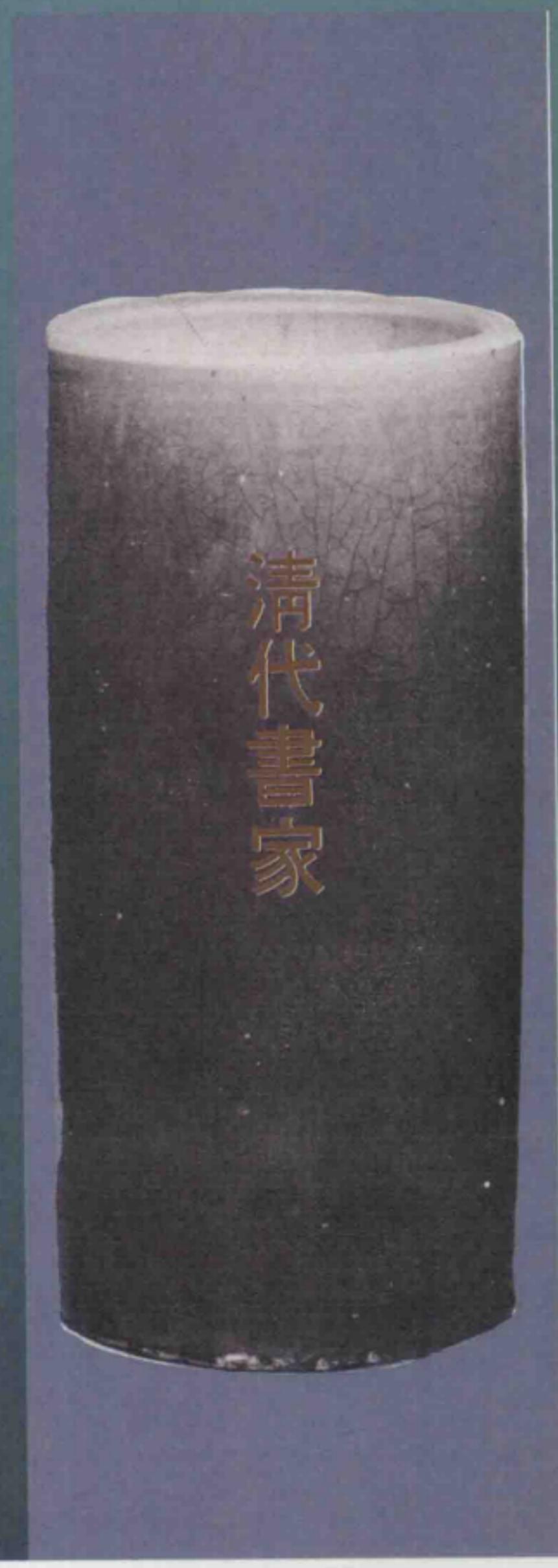
書譜編委會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書譜



清代書家



正
序

赤
書

可
印

己未
夏
壯
齋
集
於
蠹
林
寒
廬



目錄

| 題專期每集 | | | | | | | | | | | | 雅 | | | | | | |
|-------|-----------------|-----------------|------|----------|----|------------|----------|----------|--------|-----------|--------|------|-----|----|-----|-----|-----|---|
| 書聖 | | | | 「俗」與「雅」 | | | | 臨徐青藤中堂 | | | | 馬國權 | | | | | | |
| 攝魂碑 | | | | 名印雲鳩 | | | | 漢虎 | | | | 李葉霜 | | | | | | |
| 唐碑百選 | | | | 清代書家專輯之一 | | | | 翁闡運 | | | | 張英 | | | | | | |
| 畫廊 | 現代 | 四寶 | 文房 | 宋蔡襄蘭亭硯 | 硯源 | 梁同書書法沒有老態 | 翁同龢與瓶盧 | 清代書家軼事 | 翁同龢與瓶盧 | 清代書家軼事 | 翁同龢與瓶盧 | 施舍 | 庸丈 | 漢虎 | 馬國權 | | | |
| 書壇動態 | 潘受先生次葉聖翁韻之《水龍吟》 | 域外流傳書蹟錄 | 書法十講 | 李陽冰、李潮小議 | 朱記 | 包世臣能文工書又知兵 | 劉石菴字如綿裹鐵 | 劉石菴書《大學》 | 錢南園的書法 | 梁同書書法沒有老態 | 翁同龢與瓶盧 | 唐碑百選 | 李葉霜 | 漢虎 | 李葉霜 | | | |
| 書壇動態 | 《水龍吟》 | 潘受先生次葉聖翁韻之《水龍吟》 | 書法十講 | 李陽冰、李潮小議 | 朱記 | 包世臣能文工書又知兵 | 劉石菴字如綿裹鐵 | 劉石菴書《大學》 | 錢南園的書法 | 梁同書書法沒有老態 | 翁同龢與瓶盧 | 唐碑百選 | 李葉霜 | 漢虎 | 馬國權 | | | |
| 書壇動態 | 周穎南 | 之華譯 | 徐邦達 | 朱記 | 白蕉 | 梁光澤 | 大施 | 補舊 | 善雲 | 藏永伽 | 麥永深 | 何丙仲 | 施舍 | 庸丈 | 漢虎 | 馬國權 | | |
| 書壇動態 | 潘受 | 周穎南 | 之華譯 | 徐邦達 | 朱記 | 白蕉 | 聯銖閣 | 梁光澤 | 大施 | 補舊 | 善雲 | 藏永伽 | 麥永深 | 施舍 | 庸丈 | 漢虎 | 馬國權 | |
| 書壇動態 | 79 | 73 | 72 | 70 | 66 | 64 | 58 | 55 | 54 | 38 | 35 | 32 | 20 | 38 | 25 | 21 | 12 | 3 |
| 書壇動態 | 潘受 | 周穎南 | 之華譯 | 徐邦達 | 朱記 | 白蕉 | 聯銖閣 | 梁光澤 | 大施 | 補舊 | 善雲 | 藏永伽 | 麥永深 | 施舍 | 庸丈 | 漢虎 | 馬國權 | |
| 書壇動態 | 79 | 73 | 72 | 70 | 66 | 64 | 58 | 55 | 54 | 38 | 35 | 32 | 20 | 38 | 25 | 21 | 12 | 3 |

扉頁題字：陳瑞庚

每期楹聯：劉墉

編後話

打開這一期《書譜》，讀者們很容易注意到這一期較大的份量圍繞一個中心：清代的書家。

歷代的書法名碑名跡，已刊行的甚多。在未有現代印刷術之前，名家的書法通過刻帖的方式，也廣為流傳。《蘭亭序》的版本就多到以數百種計。近數十年來，唐宋書家的名跡，也不難覓得印刷品。倒是元明以降，名家甚多，傳世墨迹亦豐，却未能較有系統地加以介紹刊印。清代去今不遠，書法愛好者往往見到當時書家真跡，但要找一些有代表性的印刷品反而不易。

這一期的清代書家專輯，仍不能說是有系統的資料，只是一個開始。以後我們會在這方面繼續做一些努力。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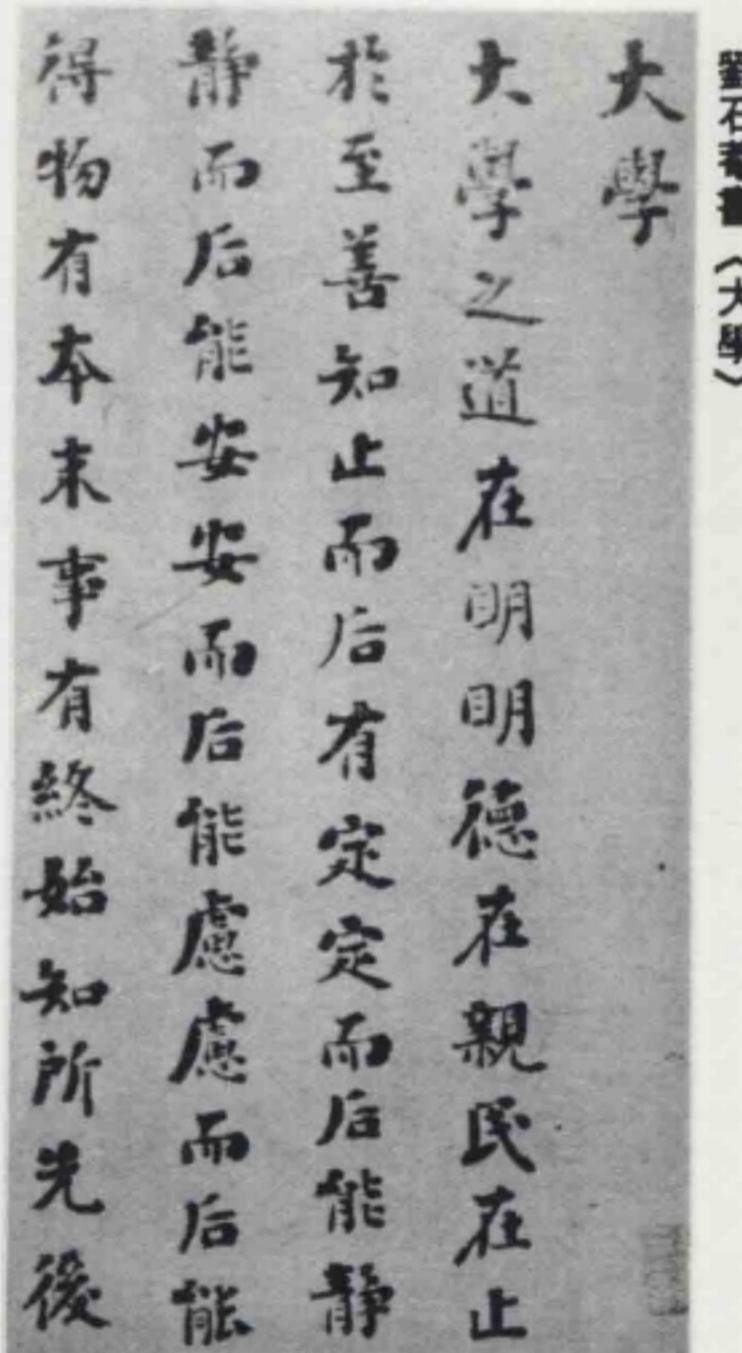
《現代書廊》這一期介紹潘受先生近作。潘先生多年居南洋，書法具個人面貌，極受推重。星馬華人社會中熱愛書法者很不少，《書譜》也經常報導其書法活動。

※ ※ ※ ※

馬國權先生關於繆篆的長文，是作者近年在書法理論方面探討的心得之一，學術價值高而文字非常通俗，研習書法篆刻，不可錯過。

※ ※ ※ ※

這一兩期，往往在截稿後，又調動篇幅。有些稿件本已編妥，却不得不延留次期。如來期的《蔡襄蘭亭硯》，本是上期蘭亭小輯的內容之一，限於篇幅，這一期才與讀者見面。稿件多了，對編者是一鼓舞，但因而出現這種情況，却要在此向作者們作揖道歉了。



劉石菴書《大學》

繆

探

形其篆



繆篆是研究篆刻的人必需熟習的書體。但繆篆的準確釋義是什麼呢？它在形體上又有什么特點？漢代的作者們憑怎樣的原則去摹作繆篆？這些問題，都是篆刻研究者所關切的。下面擬就淺見所及，縷述如次：

一、繆篆名實的探討

①繆篆的幾種釋義

繆篆這個名詞，最早見于許慎的《說文解字·序》。他是在列舉新莽的「六書」（案即六體）時談到的。爲了了解它的來龍去脈，我們還得先從許慎談「秦書八體」的部份說起。

許慎說：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隨後，許慎又談到王莽銳意復古，改八體爲六體的情況：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自來研究《說文》的學者，如段玉裁、桂馥等，都說秦的「摹印」，實即新莽的「繆篆」。關於兩者是否等同，我們將在下面會加以討論。不過，繆篆是一種摹印用的專用字體，這是大家都一致首肯的。

「繆」這個字，《說文》是這樣解說的：

「繆，枲之十繫也。一曰綢繆。从糸𦇁聲。」徐鉉以「直由切」，音謀作注。枲，音徒，麻也。十繫，就是十束。綢繆，即屈曲纏繞。成語裏有「未雨綢繆」，出于《詩經·幽風·鵲巢》的「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意即天未下雨，就要把門窗反覆纏捆好。

用的正是綢繆的本義。

究竟繆篆的繆用的是什麼意思呢？根據各家的解釋，大致說來，有那麼三種不同的看法：

(甲) 以爲繆字有屈曲勻滿之意

a. 唐·顏師古說：「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也。」(《漢書藝文志》註)

b. 宋·黃庭堅說：「繆篆讀如『綢繆束薪』之繆，漢以來符璽印章書也。」(轉錄《說文解字詁林》)

c. 明·徐官說：「繆字今人多讀作繆誤之謬，去聲，非是。官以理推之，當讀如『綢繆牖戶』之繆，平聲，蓋言篆文屈曲填滿如綢繆也。」(《古今印史》)

d. 清·孫光祖說：「《說文序》云：甄豐定六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夫摹印者，言其用繆者，言其體制也。繆，綢繆也。何爲乎繆之？欲其勻而滿之也。」(《六書緣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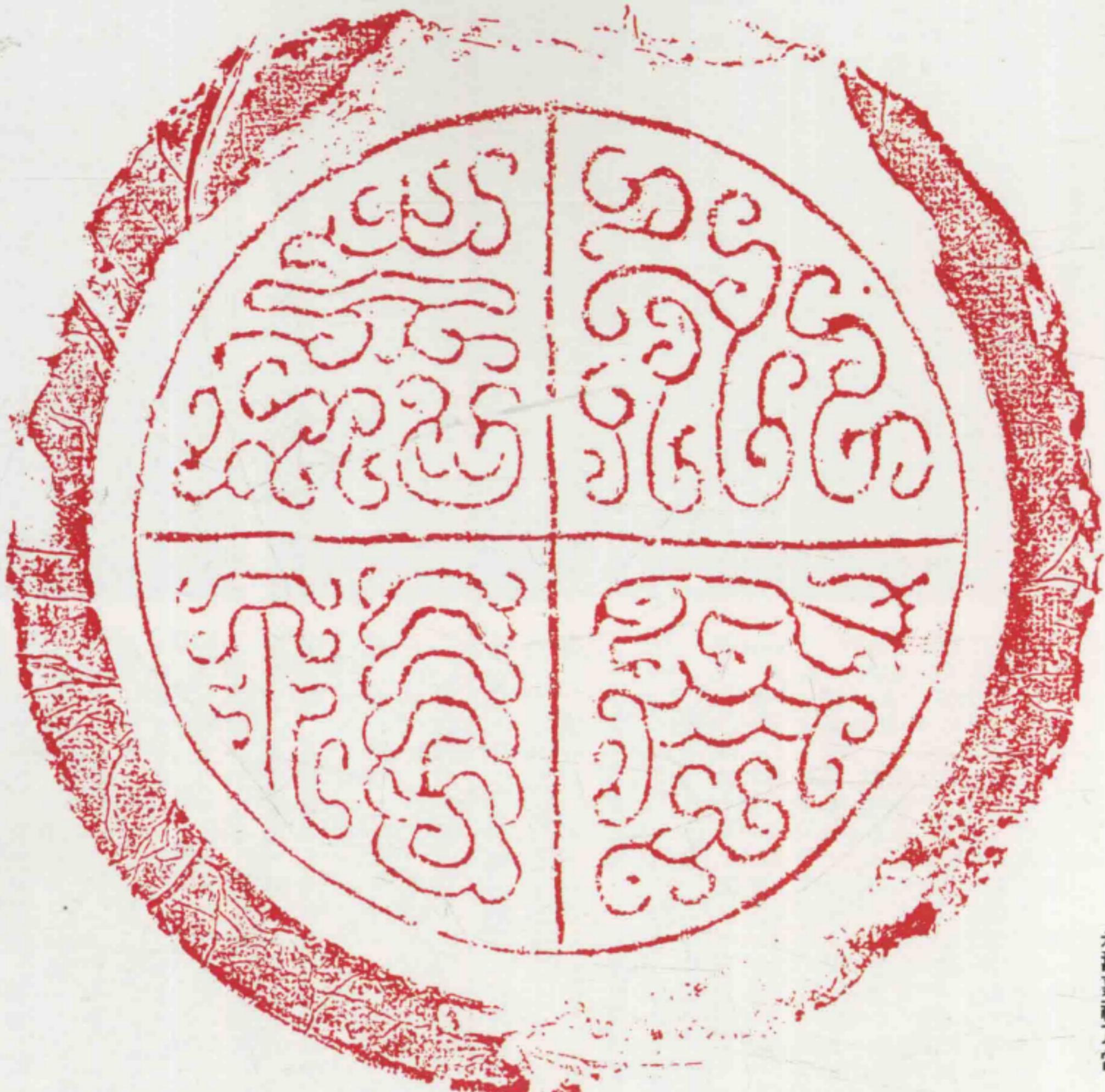
e. 清·段玉裁說：「規度印之大小，字之多少而刻之。繆，讀綢繆之繆。」(《說文解字·序》註)

幾家解說的側重點雖然不盡相同，但都環繞一個中心，認爲繆字是形容這種字體的屈曲勻滿。

(乙) 以爲繆字有曲折回繞之意



近人羅福頤、王人聰先生認爲：「過去許多研究印章的人，認爲漢魏印上，平方正直的篆書就是繆篆，比如桂馥就曾把漢銅印上的篆書，編成一部書叫《繆篆分韻》，其實這是錯誤的。漢代的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曾把這種書體解釋得很清楚。他說：『繆篆所以摹印也。』這意思是說：繆篆是一種刻印章用的書體。他又解釋繆字的意思說：『一曰綢繆也。』綢繆就是糾纏或束縛重疊，像一根繩子纏繞在一起就可叫綢繆；形容一種曲折回繞的字體，也可叫綢繆，或省稱繆。因此，繆篆也就是一種形狀曲折回繞，用來刻印的文字書體。但是漢印中所見到的篆體，大多數是平直方正，與綢繆意思不合，只有漢魏私印中，有一種書體多作曲折回繞之狀，和許慎所說繆篆的意思正相符合。如本書所舉的『祭睢』、『東憲私印』之類。這種書體才叫做繆篆，和許慎所說的意思正合。這實際就是當時的一種美術字。」(《印章概述》。古代璽印的文字書體·漢繆篆)這一看法，與前述第一種都認爲繆是綢繆，就是屈曲之意；而區別在於：前者是指平直中有屈曲的那一種，而後者指的是整個字筆道都曲折回繞的另一種，即文中所舉的『祭睢』、『東憲私印』之類的古印。這是兩者的分歧所



(丙) 以爲繆字有絞意

在。

近人馬叙倫先生說：「倫案：下文，繆篆，所以摹印也。繆篆者，《漢書·趙皇后傳》：『即自繆死』，註引鄭德曰：『繆死，自縊也』，自縊，今俗語言弔殺，實以兩股繩絞頸而死也，然則繆之言絞也。《蔡公戈》」蓋即繆篆之體，秦漢印鑄亦多作是體。」（《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卷二十九）

「絞」是兩繩扭緊在一起的意思。這當然也是用以形容繆篆的形體。這一解說，與第二種有所不同，而且以《蔡公戈》銘文爲例，彼此也不相合拍。繆篆既是摹印的專用字體，舉戈文爲典型，亦覺不倫。但二、三說的實際所指，看來基本上矛盾不大，所謂「秦漢印鑄亦多作是體」云云，即與第二說有相合處。

除上述三種論述之外，還有一種世俗頗有流傳，亦即前述明人徐官所指的讀繆爲繆誤的繆的說法。那是冬烘們的見解。以爲繆篆筆畫每與小篆不同，是繆誤的。它以去聲爲讀，可能由此而來。

②繆篆與漢篆、蟲書的辨正

上述四種解說，如前所述，第二、三種，立論雖異，而實指基本相同；至于附帶提及的一種，僅爲陋儒臆說，不足據信；現在要細加討論的，主要是第一種的解說與第二種的解說而已。

要弄清一、二說那一個符合歷史上的本來面目，有兩個問題是要首先弄清楚的：（一）漢印上常用的漢文字，是一般的漢篆呢？還是一種專用的摹印文字？（二）漢印上一種整個字都筆道曲折回繞的字體，是繆篆呢？還是蟲書？先談漢印文字是否即「漢篆」的問題。

祭睢

張猛

薄戎奴



漢印上常用的漢文字，近人羅福頤、王人聰



先生以爲就是「漢篆」，他們說：「這是漢代官私印中所常用的一種書體，它和秦篆區別不大，但更爲整齊些，結體多爲平直方正，具有一種莊嚴典雅的風格。在傳世漢代青銅器上的銘文，我們也可看到和這相類似的名字。」

（《印章概述·古代璽印的文字書體·漢篆》）我們知道，從西漢開始，隸書已是日常最通用的書體，篆書只用于少數的場合，留傳于今的，有銅器上的銘文，寥寥可數的碑刻，和磚瓦上的文字。這些篆書，結構往往參有隸體，與秦篆有所區別。我們曾以抽樣檢查的方式，

把羅福頤先生的《漢印文字徵》（增訂本）第一卷所收錄的文字，跟小篆（即秦篆）、和容庚先生《金文續編》第一卷所收錄的「漢篆」相比較：頗覺漢印上的文字，屈伸取勢，有自己的特點，與秦篆，和所謂「漢篆」，多相徑庭：在《漢印文字徵》第一卷所收的二百一十一字中（爲《說文》所無的佔三十四字），與小篆、漢篆形體相合的，共八十四字，佔百分之三十九·八，而屈曲填滿，自成體態的，却有一百五十二字，約佔百分之七十二強。第一卷的二百一十一字，有重文三百六十五，其中二十五字既有與秦篆、「漢篆」相合的結體，又有自己作爲摹印專用字體的獨特的體貌，即一字而兩體兼全。從上述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漢印文字與秦篆、「漢篆」相同者少，相異者多，漢印文字等同「漢篆」之說，似乎未能成立。

繆篆之與秦篆、漢篆不同，前人早就有所議論。清人姚晏在《續三十五學》中曾經明確指出：「小篆與繆篆判然兩途。」乾隆間著名篆刻家丁敬在《論印絕句》中也同樣認爲：「說文篆刻自分馳，鬼瑣紛綸銜所知，解得漢人成印處，當知吾語了非私。」首句所說的《說文》，即指秦代的小篆，而「篆刻」，乃指繆篆而言；「鬼瑣紛綸」，是說繆篆形體的委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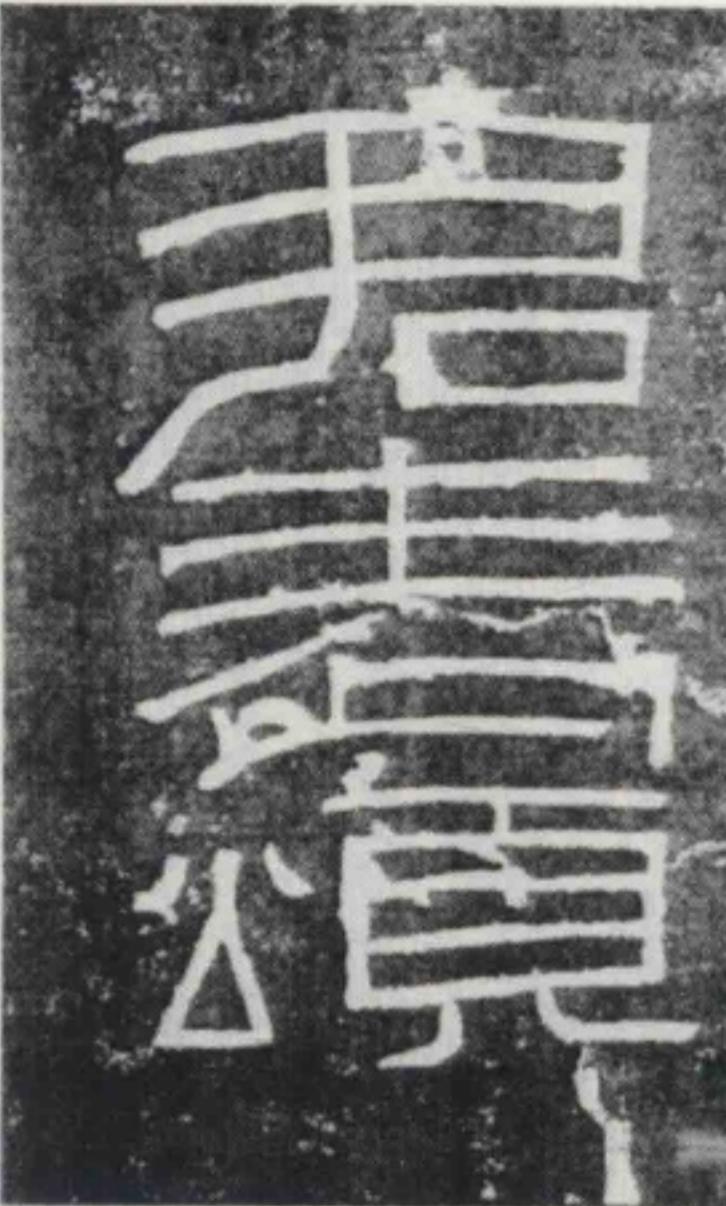
瑣細和體態繁複，實與小篆分道揚鑣。丁敬對漢印有深入的研究，他的這番議論，確是有其充分的事實根據的。

其次，我們再來討論整個字筆道都曲折回繞的字該是什麼體？

前面提到，羅、王兩先生認爲，「祭睢」和「東憲私印」之類的古印，其字體正與許慎解釋的「繆」字意思相合。這是一種看法。要驗證這一說法是否妥切，應該找出當時相類的字體及其定名，細加比較，才可以得到正確的結論。

自春秋以來，在青銅器和兵器銘文上，已出現多種的花體字，有的在字的筆畫之外附加鳥形，如《越王勾踐劍》等，這叫作「鳥篆」或「鳥書」；有的字形作長脚下垂，如《楚王盤》銘，被稱爲「蚊脚書」（見容庚、張維持先生合著《殷周青銅器通論》一百頁）；還有先生合著《殷周青銅器通論》的銘文，這一字體，很可能就是「蟲書」或「蟲篆」。到了秦漢兩代，《秦書八體》，「四曰蟲書」，《新莽六書》：「六曰鳥蟲書」，那時，鳥蟲書的名目雖然相同，但因其字形基礎的篆書的體勢已異于先秦，所以形體也有所變化。漢印中有「張猛」、「熊得」等印，每字的若干筆道都以鳥頭爲裝飾，這就是漢代的「鳥書」。至于「蟲





形體特點的比較中推考得知的。晚清文字學家陳介祺，在他的《十鐘山房印譜》中，曾把這種回繞蜿蜒的字體屬之「殳篆」（舉二十八，涵芬樓本四十八頁至五十頁），這固然缺乏足夠的論據；如今改叫作「繆篆」，也同樣不確切。曾在歷史上通行一時的鳥蟲書，不會獨存鳥書一種，而構寫較為容易，應該流布更廣的蟲書，反而渺然無傳，過去沒有人把它確指出來，只是未及細察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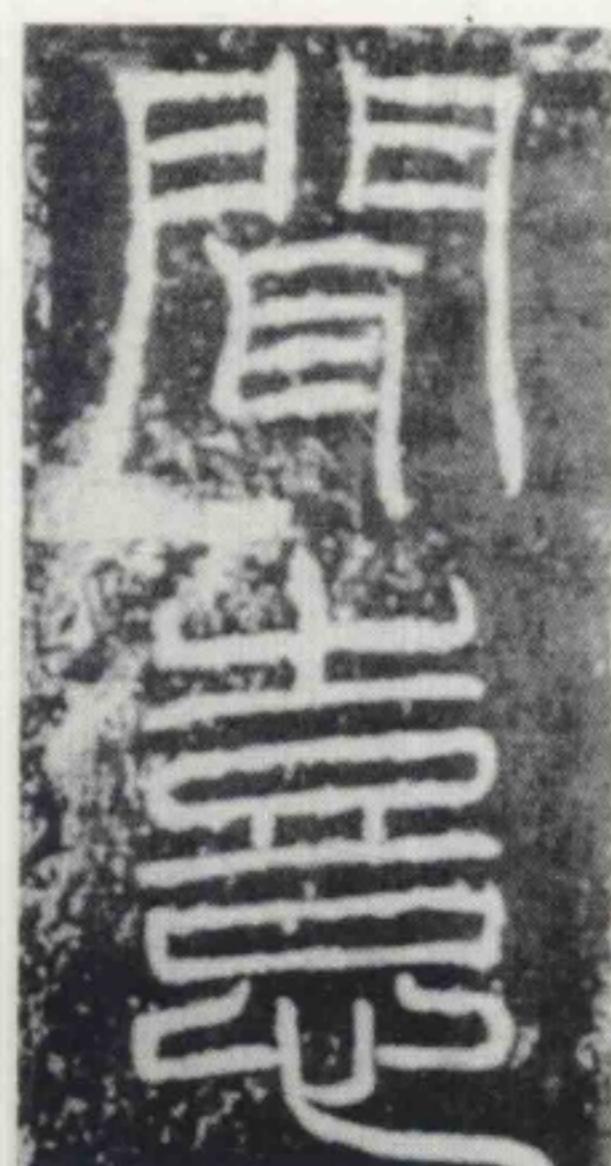
通過以上的探討，我個人認為：形體屈曲填滿，而線條平直的是繆篆，整個字的筆道都曲折回繞的則為蟲書。這是初步的結論。

二、繆篆形體淺析

①「摹印」與「繆篆」的異同

段玉裁在《說文解字·序》的「五曰摹印」句下註說：「即新莽之繆篆也。」按照段玉裁的看法，秦書八體的「摹印」（後世亦稱「摹印篆」），與新莽六書的「繆篆」，兩者是等同的。

對這一意見，我們以為應該分別來看，從社會職能而言，都同為印章的用字，「摹印」跟「繆篆」，兩者確是一樣的。但從形體特點方面來比較，這就有差別之處了。就我們所見到的秦代的官私印，其文字固然不同于體作長方、線條圓轉的秦石刻，也有異于大小參錯、筆道方折的銅器上的刻辭，形體略呈方形，筆道也破圓為方，多少帶有隸書的意味，如「鉅將粟印」的「粟」作「粟」，即很有隸意；昌武君印」，「武」字和「印」字倒易形體；「法丘左尉」的「法」作「法」，把小篆「右上方的「薦」，伸展于整個右旁，而「去」則縮于左下，已注意結構的停匀好看。秦代的能工巧匠把春秋戰國璽印的僅加外框，中則文字大小參錯，改變為田字格的形式，用四等分法



去處理，這樣，文字就有格可循，比較等均一
些。但嚴格來說，文字的大小和方正，還是比

較粗放的。這是一個過渡形式。田字格確起了
文字不夠均衡的調節作用。所以後世的篆刻家
也借用田字格來作筆畫懸殊的印字安排。西漢
中期以後，特別是新莽前後的印章文字，結構

的勻滿，筆道的茂密，增減的巧妙，雖無格線，
而大小平正可以齊同，確是發展到一個新的境

地。這是秦印文字所不可同日而語的。

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一書中解釋「摹
印」這一書體時說：「《說文》：『摹，規也。』」

《漢書·高帝紀》：『規摹弘遠矣。』註引鄧
展曰：『若畫工規摹物之摹。』韋昭曰：『正
圓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事摹之矣。』

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摹印是就印的大小，文字

的多少，筆畫的繁簡，位置的疏密，用規摹的
方法畫出來的。大小篆是寫的，刻符是刻的，
摹印是摹的。如果說，「摹印」一體已用規摹
的方法進行擬稿的話，那末，要求更為勻整而
屈曲變化有致的「繆篆」，要在方寸以至幾分
的印面上，能夠寫出布白妥貼的若干字的印樣

來，其設計的精心，書寫的細緻，這是可以想
象得到的。米芾《辨印帖》說：「繆篆乃今所
謂填篆也。」這個「填」字，包含有細緻的規
摹、巧妙的盤屈等等的意思，很值得我們仔細
玩味。

晚清學者陳澧在他的《摹印述》中談到三
體篆書時，在列舉「古文」、「篆文」之後說：
「三曰繆篆，世所傳古銅印字是也。漢延光殘
碑、張遷、韓仁碑額，即繆篆體，漢晉銅器，
及瓦當文、瓶文，亦多此體。」這就把凡是線

條平直，而形體屈曲的篆書都歸之繆篆了。其
貌雖與繆篆有相近之處，由於用途不同，其結
構的勻稱，筆畫的精嚴，都遠不如印章文字，結
構的勻稱，筆畫的精嚴，都遠不如印章文字，

漢代印章以方形的為主，長方及圓的只佔
少數。由於一印容納的字數有多有少，因此繆
篆的形體亦隨之形成正方、長方，或半圓等多
種樣式，大致可分：

(甲) 正方形

這是最常見的一種，如「軍曲侯印」、「郅
通私印」的四字均如此。



(乙) 長方形

a. 一比一·三三的，如「新西國安千制外
羌伯小長」一印的各字均如此：



b. 一比一·五的，如「昌威德男家丞」、
「集降尹中後侯」各字均如此：



(丙) 扁形

d. 一比三的，如「殄虜男家丞」印的「丞」
字，「高鮑之印信」的「信」字均如此：



(丁) 半圓形及其他

凡圓形的印，如兩字的則每字皆成半圓形，
這裏有左右半圓和上下半圓之分，如「長幸」
印為左右半圓、「大富」印為上下半圓。圓形
的三字印，有一字成半圓，兩字分佔半圓，如
「樂未央」印。四字印則每字變成了兩邊呈直
角，一邊呈半圓形，像「出入日利」印的樣子。



愛書人的雜誌
書刊
介紹全世界的書刊



(3) 繆篆形體的特點

就漢印中所見的繆篆，雖然有時代、地區、作者等等的不同，風格也有端莊雜流動，或流動雜端重的差異，但彼此的共性是存在的，它們都盡量適應方形印或圓形印的面積，把印中諸字團聚起來，充實印面，疏密調協，力求做到美觀實用：

(甲) 結構勻稱

漢字的筆畫有多有少。幾個字湊成一印，雖然筆畫多的可以多佔地方，筆畫少的少佔地方；但漢印往往採取均等的辦法，如方形的四字印，就四字大小同一。結構的勻稱，主要靠作者在作篆和布白時，巧為處理。筆畫的或多或少，每每擺脫原來的篆書寫法，通過盤屈、減省、挪讓，及穿插等方法，使之勻稱。西漢初期省變較少，到了東漢，便變成了存篆的形式，而又參有隸書結體的新體態了。原來筆畫少的，經過了處理，便不覺其少；原來多的，處理後也會不嫌其多。

(乙) 筆畫飽滿

紙張是東漢以後才發明的。在此之前，一切文書或書信，多寫在竹簡、木簡，和木製的版子上。為了防止別人拆閱書信，往往在寫信的木版之上加蓋一版，寫上收件人和發信人的姓名，然後用繩子捆紮，在打結處粘有濕的泥丸，加蓋印章。漢代的印章，除官印作為權力的象徵外，主要的用途在此。為了蓋出來的印文能夠清楚醒目，所以當時的印章基本上都用陰文，而且要求筆道豐滿，這樣，蓋出來的線條才能凸出而粗壯。這是在使用上的具體要求所決定的。

(丙) 線條平正

印章大多數是方的。多取圓勢的篆書，必須加以改造，變成方形，才能使字形與框格相配合。秦印中的「摹印篆」已趨方形，漢的「繆篆」，更是四肩充實，上下填滿。因此，作為它組成基礎的線條，便要平直方正，格調統一。元人吾丘衍《三十五舉》的「十八舉」說：「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明人徐堅在《印義說》裏談過：「漢人有摹印篆，亦曰繆篆，平正方直，篆隸互用。」他們所說的「方正」和「平正方直」，當然包括了字形和線條的總體。

這三點，應該是繆篆在形體上比較顯著的特點。當然，這只是就其主流而言。有少數漢印，文字結構不夠勻稱、筆畫不夠飽滿、線條不夠平正的，也未嘗沒有，但它們不是繆篆體勢的典型。

(4) 繆篆寫作方法的剖析

前面我們曾經指出，繆篆形體的特點，首先在結構勻稱。怎樣才能把筆畫原來疏密不同的字，改造成爲筆畫比較接近的字，使印面上的若干字配合得比較美觀好看呢？根據個人多年觀察所得，繆篆的豎筆或橫筆，每喜用六畫來組成。超過六畫的，往往設法減少；無法減至這數的，則盡量接近于「六」；少于六畫的，則予以增加，務求達到六畫或接近六畫。它之是否沿用篆書的形體，或借取隸書的簡筆結構，亦每每以是否接近「六」這個數字爲轉移。這

差不多成了當時摹作繆篆的一條準則了。

大致說來，寫作繆篆的方法有：

(甲) 屈滿

原來篆書筆畫較少的，便把筆道故爲盤屈，湊成六畫之數。如：

私：篆作 亂，繆篆作 亂，將禾頭垂屈，

以取六列。

子：篆作 𠂇，繆篆作 𠂇，盤屈兩手，便覺勻滿。

門：篆作 門，繆篆作 門，盤屈兩脚，

則上下勻滿。

紀：篆作 紀，繆篆作 紀，屈「己」作三疊，使與左方勻稱。

(乙) 減省

原來篆書筆畫較多的，以不得辨識爲原則，把筆畫略加減省，使能勻稱，如：

豬：篆作 豬，繆篆作 豬，右「者」筆畫大省，使與左「豕」相配。

袍：篆作 袍，繆篆作 袍，左「衣」省右折筆，「包」則參以隸體。

漆：篆作 漆，繆篆作 漆，右旁漆樹之形，只存上部枝梗，根部已省。

寫：篆作 写，繆篆作 写，「鳥」略參隸體，再省其點，使加「後亦不超六筆之數。

(丙) 挪讓

有些字，或豎筆多，或橫筆多，如擺在一起，便覺某一部分特別擠塞，若能就字的上下或左右伸縮其所佔位置，使字的部分筆畫能互相迎拒，便可筆畫停勻。如：

濕：篆作 濕，繆篆作 濕，縮「七」于右下，並作屈曲，以取勻稱。

疵：篆作 疵，繆篆作 疵，縮「七」于

大榮公司

專營畫帖碑
印冊畫品

購郵埠外迎歡多繫種品
取客供錄目細詳有備

悲憤賦
沈石田山水
石涛青綠山水畫冊

晚明變形主義
張遷碑（東里潤色未損本）

任伯年羣仙祝壽圖
溥心畬精品山水冊頁
顧氏歷代名人書譜
明拓蘭亭帖五種
蘇東坡寒食帖
近代名家印存

題畫寶笈
王覺斯八月齋會記
張大千九歌圖
宋拓夏承碑
漢雲壽碑
吳昌碩金石篆刻集

遷移新址：
51250496
香港中環
士丹利街30A二樓

TAI YIP CO.
30A STANLEY ST.,
1ST FL., CENTRAL,
HONG KONG.
G.P.O. BOX 9508,
HONG KONG.

速：篆作 繆，繆篆作 漏，移止于束下，避其數豎並排，即整字勻稱。

鄧：篆作 鄧，繆篆作 邳，挪 邳 于右，縮邑于下，恰成六筆。

（丁）穿插

這是改變前述情況的一種變通辦法。如遇到筆畫超過六筆時，便採取上下穿插的方法，以存其意，如：

燥：篆作 燥，繆篆作 燥，火旁的右筆中斷，為呆的一口所穿，左右穿插，合成六筆。

橋：篆作 橋，繆篆作 橋，木旁右筆上縮，使喬下的「同」左移，上下穿插。

籀：篆作 種，繆篆作 種，右官的宀頭左筆上縮，自則左移，上下穿插。

過：篆作 過，繆篆作 過，局的左垂上縮，與走下止的右筆上下相接，穿插成字。

這四種方法都比較常用。有時亦往往兩種兼施，如：隲，篆作 隲，繆篆作 隲，右上之「步」移于下，而增一「止」于原處，這是增筆兼挪讓。輿，篆作 輿，繆篆作 輿，繆篆作 輿，左下之「止」移于右，與上「从」相穿插，這是挪讓兼穿插。還有其他各種的互兼，例子很多，茲不備舉。

⑤繆篆異體繁多的必然性

繆篆雖然作為「新莽六書」中的一種，但

它實際應該泛指兩漢時代前後六百年間印章所用的字體。這幾百年中，是有個發展的過程的。我們在討論「摹印」與「繆篆」的異同時已經指出了。

我們看到，繆篆異體字十分繁多，少則幾個，多則數十個，這有幾方面的原因：

（甲）漢代是一個從篆書過渡到隸書，也就是從古文字過渡到今文字的大變革的時代。印章中的文字既然要求比較嚴整，以保留篆書的典重，但是，這個時代在實用中却使用隸書，隸書已不是一般工官或工匠們都能精通的。因此，當時的繆篆，往往雜有篆書和隸書的某些因素，或多或少，都無一定。特別是由于當時文字之學已很式微；匠人們固然多數不懂「六義」，就是文士也未必諳于此道，所以別體和訛體繁生，這是時代所使然。

（乙）繆篆既是一種專施印章的實用書體，但當時對此並無定式，在官印中也有許多的異體字，私印更不用說了。因此，對這種實用的帶有美術性的字體，設計者完全可以根據它的基本結構，在不影響字的辨識的前提下，給予適當的改造和美化。這樣，繆篆便可以比較自由地摹作出若干種形體而不受限制。

（丙）它是在長時期和許多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步豐富起來的。在當時，官印是由少府鑄造的，印文的設計書寫，有為數不少的專門官吏以司其責。就是民間，由於大家有佩印的習慣，製作既多，所以在私人鑄印手工業中，亦不乏設計書寫的高手。由於這些公私設計者們遵循着約定俗成的原則去用其巧思，大家都從不同的實踐中不斷充實發展這些方法，所以，同一個字往往可以摹作出許多個體態來。

博雅藝術公司
香港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十八號
18, GRANVILLE ROAD, KOWLOON.
TEL: 3-685930, 3-676244
CABLE: "POKARTHSE"

• 中外美術畫冊
• 經售文房四寶
• 門市
• 畫廊
• 以及木版水印畫
經常展出名家書畫真跡

歡迎參觀選購
增設古玩部
擴充營業

這些體態不同的繆篆，它們基本的筆畫是不會有多大變動的，所不同的，多在一些次要的筆畫上。例如「彭」字，在《漢印文字徵》有二十四種形體，區別較大的也有十二種，如：

彭 彭 彭 彭 彭 彭 彭 彭 彭 彭 彭 彭

貢的一邊，無大變化；彑的一旁，就變化多端了。

又如「幼」字，同一書也有十種形體：

幼 幼 幼 幼 幼 幼 幼 幼 幼 幼 幼

「彑」的一旁是基本相同的，變化只在「力」的一面。

至于各個部首，大多數都有好幾種的形式。

例如「心」部，根據所屬各字歸納所得，在左的有十三種不同的形式：

① 恪 (恪) ; ② 悶 (惄) ; ③ 悄 (惄) ;

④ 淳 (淳) ; ⑤ 湘 (湘) ; ⑥ 沫 (沫) ;

⑦ 澈 (澈) ; ⑧ 湛 (湛) ; ⑨ 滋 (滋) 。

在隸書中，有些部首，如「月」與「月」

「肉」、「草」與「竹」、「雨」與「虍」，

兩者往往混而不別。而在繆篆中，也有這樣的情況，有些形近部首，彼此是往往相混，如「月」與「月」(肉)、「走」與「攵」、「攵」與「攴」、「扩」與「广」等等。這些，不僅說明了繆篆受到了隸書的影響，而且可以看到當時文字上不講求「六書」的混亂情況。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上旬于香港

〈書譜〉總第三十一期〈冒辟疆其人其事及其書法〉勘誤表：

| | 正 | 誤 | 行 | 頁 |
|------|---------|---------|-------|---|
| 77 下 | 藏棄 | 藏棄 | 73 下 | 行 |
| 74 下 | 傾歌水繪帳樓臺 | 傾歌水繪帳樓臺 | 73 下 | 行 |
| 75 下 | 板橋斷拆 | 板橋斷拆 | 74 下 | 行 |
| 76 下 | 妙筆 | 妙筆 | 75 下 | 行 |
| 77 上 | 藏弃 | 藏弃 | 73 下 | 行 |
| 77 下 | 傾欹水繪帳樓臺 | 傾欹水繪帳樓臺 | 74 下 | 行 |
| 78 上 | 板橋斷析 | 板橋斷析 | 75 下 | 行 |
| 78 下 | 綺筵 | 綺筵 | 76 下 | 行 |
| 79 上 | 妙墨 | 妙墨 | 77 下 | 行 |
| 79 下 | 即刻 | 即刻 | 76 下 | 行 |
| 80 上 | 自關外回 | 自關外回 | 77 下 | 行 |
| 80 下 | 哭奠通守 | 哭奠通守 | 78 下 | 行 |
| 81 上 | 邊忽亡 | 邊忽亡 | 79 下 | 行 |
| 81 下 | 下漏 | 下漏 | 80 下 | 行 |
| 82 上 | 到家同慶 | 到家同慶 | 81 下 | 行 |
| 82 下 | 孟昭下漏排 | 孟昭下漏排 | 82 下 | 行 |
| 83 上 | 哭尊通守 | 哭尊通守 | 83 下 | 行 |
| 83 下 | 道五十壽禮 | 道五十壽禮 | 84 下 | 行 |
| 84 上 | 宋中祖言 | 宋中祖言 | 85 下 | 行 |
| 84 下 | 門前欲客稀 | 門前欲客稀 | 85 下 | 行 |
| 85 上 | 送五十壽禮 | 送五十壽禮 | 86 下 | 行 |
| 85 下 | 寓中祖言 | 寓中祖言 | 87 下 | 行 |
| 86 上 | 門前歡客稀 | 門前歡客稀 | 88 下 | 行 |
| 86 下 | 女夢 | 女夢 | 89 下 | 行 |
| 87 上 | 降誌辱身 | 降誌辱身 | 89 下 | 行 |
| 87 下 | 建封兆夫 | 建封兆夫 | 90 下 | 行 |
| 88 上 | 百年是兆 | 百年是兆 | 91 下 | 行 |
| 88 下 | 名公鑑卿 | 名公鑑卿 | 92 下 | 行 |
| 89 上 | 吳應箕 | 吳應箕 | 93 下 | 行 |
| 89 下 | 百年是非 | 百年是非 | 94 下 | 行 |
| 90 上 | 流逝 | 流逝 | 95 下 | 行 |
| 90 下 | 封建時代 | 封建時代 | 96 下 | 行 |
| 91 上 | 重溫水繪園 | 重溫水繪園 | 97 下 | 行 |
| 91 下 | 秋城之送砧 | 秋城之送砧 | 98 下 | 行 |
| 92 上 | 經過一百年 | 經過一百年 | 99 下 | 行 |
| 92 下 | 陳名夏 | 陳名夏 | 100 下 | 行 |
| 93 上 | 吳應箕 | 吳應箕 | 101 下 | 行 |
| 93 下 | 非天 | 非天 | 102 下 | 行 |
| 94 上 | 封建志辱身 | 封建志辱身 | 103 下 | 行 |
| 94 下 | 草間偷活 | 草間偷活 | 104 下 | 行 |

卷之三

其葉早老自蒙
山中霽雨寒人少見
花發平車向

臨徐青藤中堂

李葉霜

××老兄：
此一青藤中堂，字頗古拙，長約六尺，計八行。其中有五行，行首一字損破，只可猜想，是一缺點。此幅與女芙館十詠似有相通之處！然與王季遷所收之長條幅又不太近似。年前弟曾臨寫一橫幅，後被友人取去，僅存複印本，今附呈一份，祈指教，弟對青藤道人書法至爲喜愛，然以才量所限，恨未能彷彿其十一耳。此一大堂幅如欲刊用，須放大始能見出妙處，不過是否能得海外方家認可，尙請卓裁。匆此致候並頌年禧兼叩撰安

宋霜頓
十二月廿八日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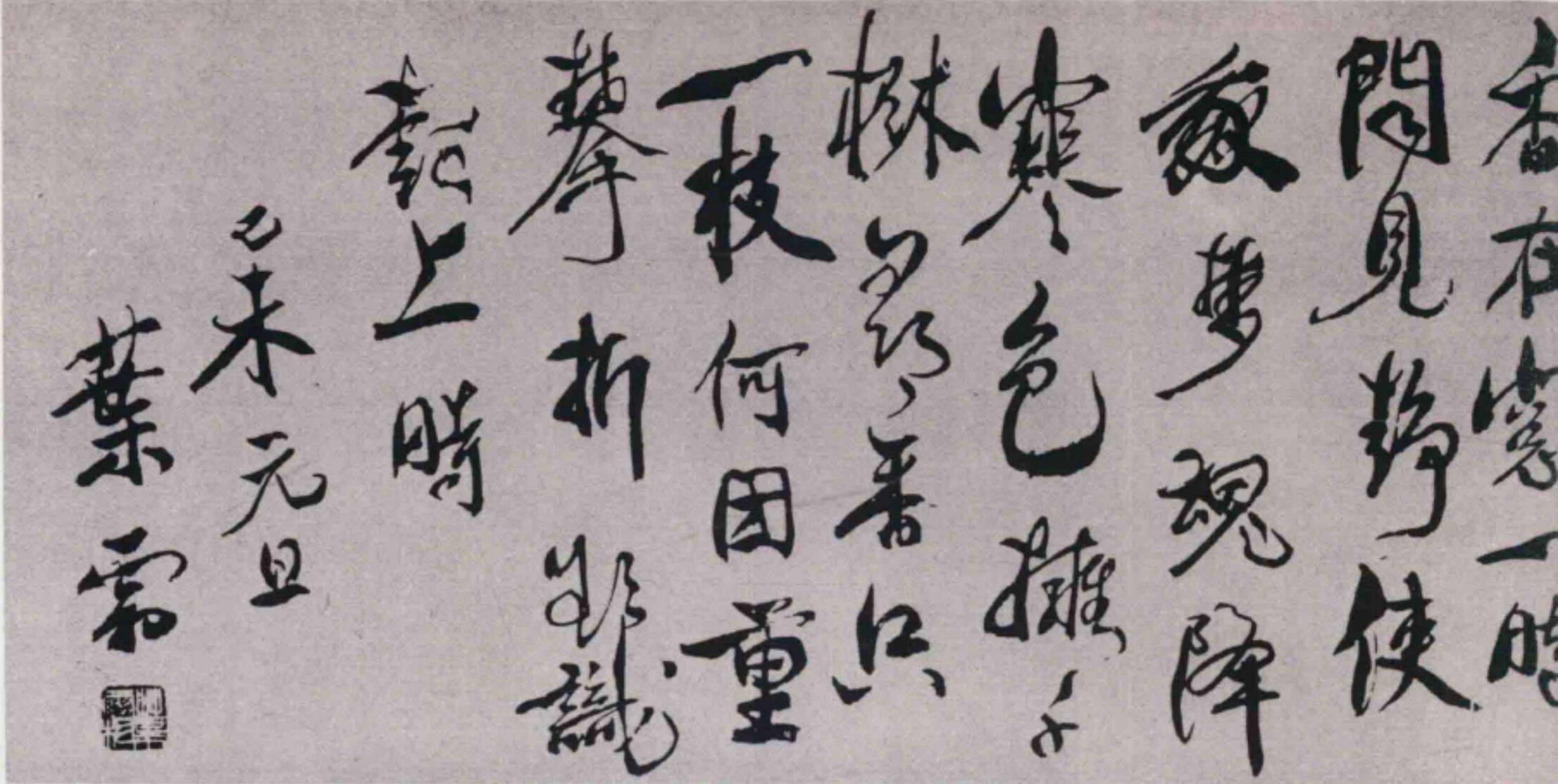
十二月廿八日台北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bold red seal impression of the characters '龍頭' (Lóngtóu) in seal script. Below the seal, the vertical inscription '龍跳天門' (Lóngtiāotāntān) is written in a smaller, standard calligraphy style.

「虎臥鳳閣」，自晉而下，王書之譽，可謂流傳既廣，學者不免于濫。附件註有「意存聖焉的王體。撫躬自省，深覺學王的太多了，僕王樣」，難免「熟」而近「俗」。

集雅

走呢？書裏的創意，實在談何容易，古人什麼路也走過了！用頭



「俗」與「雅」

彪漢

書法

我認為不寫也罷。其實新潮如「前衛派」，也在復古。不見在書譜一總廿五期裏，他們的作品正在追求篆、隸的樸質，高渾圓，魁宏的古典美嗎？在香港我們的生活都和急劇旋轉的經濟巨輪（老真的說名，利）掛了鉤，都被牽着鼻走，每天拿起毛筆，追尋一下高古葛天之民的精神活動狀態，遊弋于漢、魏，兩晉，天君不期舒泰。正好作精神調劑。然則作字逕趨時尚，以妍媚為目標，不尚古樸，又能否起這一種作用呢？

我是個徹頭徹尾的復古主義者，作書而無古意（古典美）

祝嘉先生在「廣藝舟雙楫疏證」的序言裏，表示他不同意康有為的「厚古薄今」，認為這是不合時代發展規律。後代書法的豐富多采，不是古人夢想得到的，故今人有條件勝過古人，這可能是祝嘉先生鼓勵後學不要妄身菲薄，但實際的客觀條件，却不是那樣充份。古人見過的真蹟，我們可能未嘗夢想過。鍾繇見過韋誕的真蹟，我們見過嗎？歐、虞見過大王真蹟，我們見過嗎？還有很高水準的碑帖，古人見過，但這些跡跡，都已堙沒了。另外一個因素，做成今人書法不如古人，就是用功問題。「退筆如山，池水盡墨」，在今日社會裏，誰能做到？另外一個就是「心態」問題。古人的社會結構較簡；經濟活動並不如今天急劇。人們有條件發展高潔的精神活動，故此表現于筆端的是渾穆，簡遠，飄逸的情操。勞人草草的現代生活，能在筆端表現些什麼「心態」呢？

「學書必從篆入……」，這是劉海粟先生說的（見「書譜」總十三期廿三頁）。甲骨，金文也是篆的兩種。如此說來「前衛派」的藝術主張也不是絕對新鮮。也不過和中國書法家的主張暗合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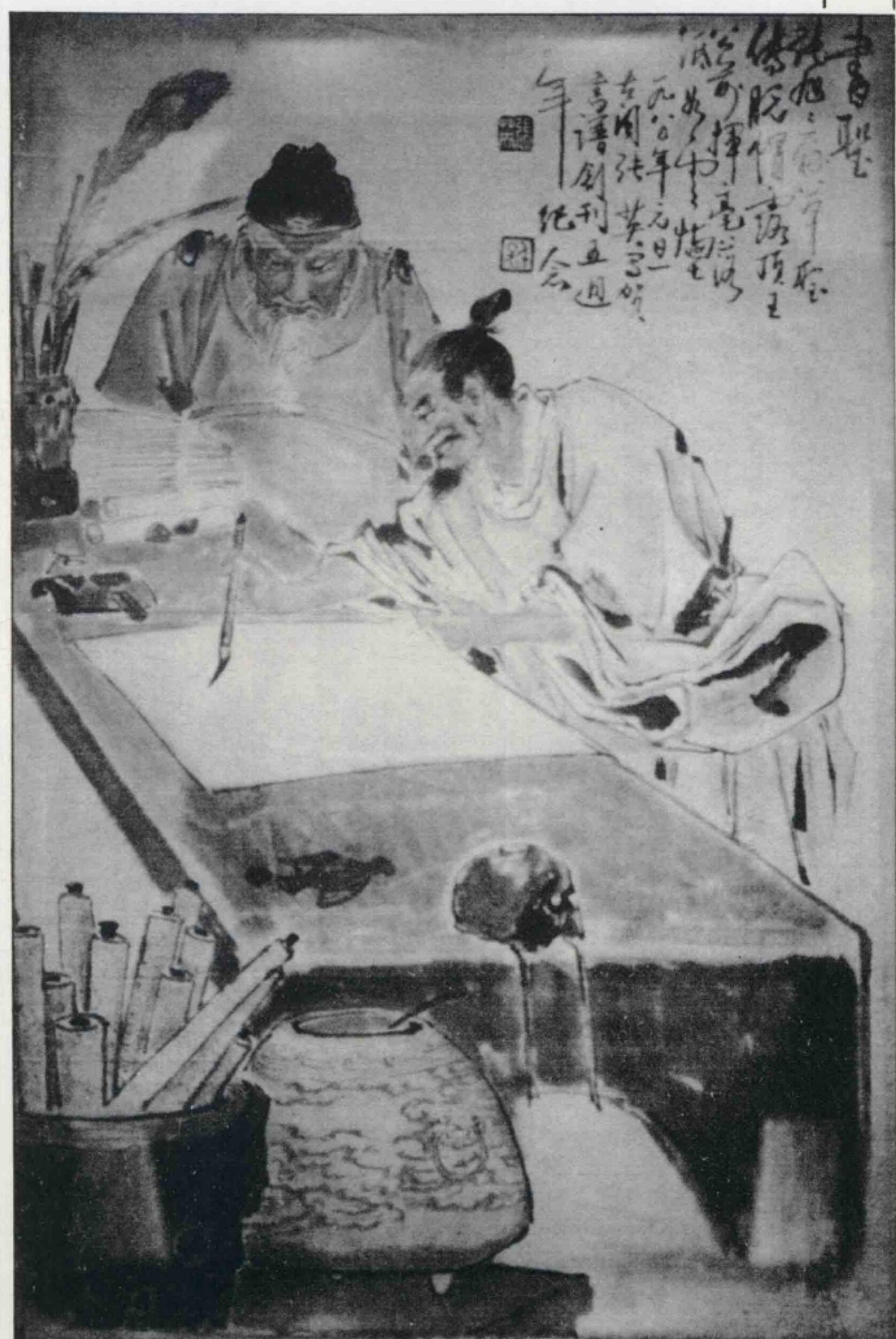
祝嘉先生在「廣藝舟雙楫疏證」的序言裏，表示他不同意康有為的「厚古薄今」，認為這是不合時代發展規律。後代書法的豐富多采，不是古人夢想得到的，故今人有條件勝過古人，這可能是祝嘉先生鼓勵後學不要妄身菲薄，但實際的客觀條件，却不是那樣充份。古人見過的真蹟，我們可能未嘗夢想過。鍾繇見過韋誕的真蹟，我們見過嗎？歐、虞見過大王真蹟，我們見過嗎？還有很高水準的碑帖，古人見過，但這些跡跡，都已堙沒了。另外一個因素，做成今人書法不如古人，就是用功問題。「退筆如山，池水盡墨」，在今日社會裏，誰能做到？另外一個就是「心態」問題。古人的社會結構較簡；經濟活動並不如今天急劇。人們有條件發展高潔的精神活動，故此表現于筆端的是渾穆，簡遠，飄逸的情操。勞人草草的現代生活，能在筆端表現些什麼「心態」呢？

髮濡墨而書，就有個張顛。又要看公孫大娘舞劍，又要看夏雲多奇。香港人生活節奏那樣急速，那人這股閒情逸致？想來還是靠「偷」，見效會快一點。不然則日本的前衛派（見「書譜」一九七八年第六期，總廿五期，曾榮光先生「中日書法的關係」）的書藝主張，能否提供我們新的路線呢？他們說：「中國楷書時代的藝術領域，已為前人用盡。為今之計，只好從『甲骨文』，『金文』來找尋新的養料」。這個，個人祇能有條件地同意。那就是：字的結構和風格可以從甲骨金文吸取養料；說到筆法，還得向漢、魏，兩晉屈服。相信寫甲骨的大部是刀；寫金文的縱使是毛筆，也不是現代毛筆的樣子。拿着現代毛筆而倒溯筆法，相信超越兩漢即不甚合邏輯。

書聖

(賀書譜五周年)

張英



攝魂碑

翁闔運

唐朝有一個道士，名叫葉法善，浙江松陽人。後人稱他爲「葉天師」。他有很多神妙的幻術，能畫符「捉鬼」。因此博得了當時皇帝的信任，給他做了官。並且享受了很厚的寵祿。相傳唐明皇爲了想念他已故的寵妾楊貴妃，曾經由葉法善等帶他去遊月宮，找到了楊貴妃。

葉法善的三代祖先，都是做道士的。由於葉法善當了官，富貴了。於是想請一位名手爲他的祖父葉國重撰寫一塊墓碑。這時李邕（曾做過北海郡太守，後人尊稱他叫李北海。）到浙江括州去做刺史。李邕是位身負重名的文學家，也是書法家。替他做了一篇碑文，但是沒有答應替他寫。一天晚上，葉法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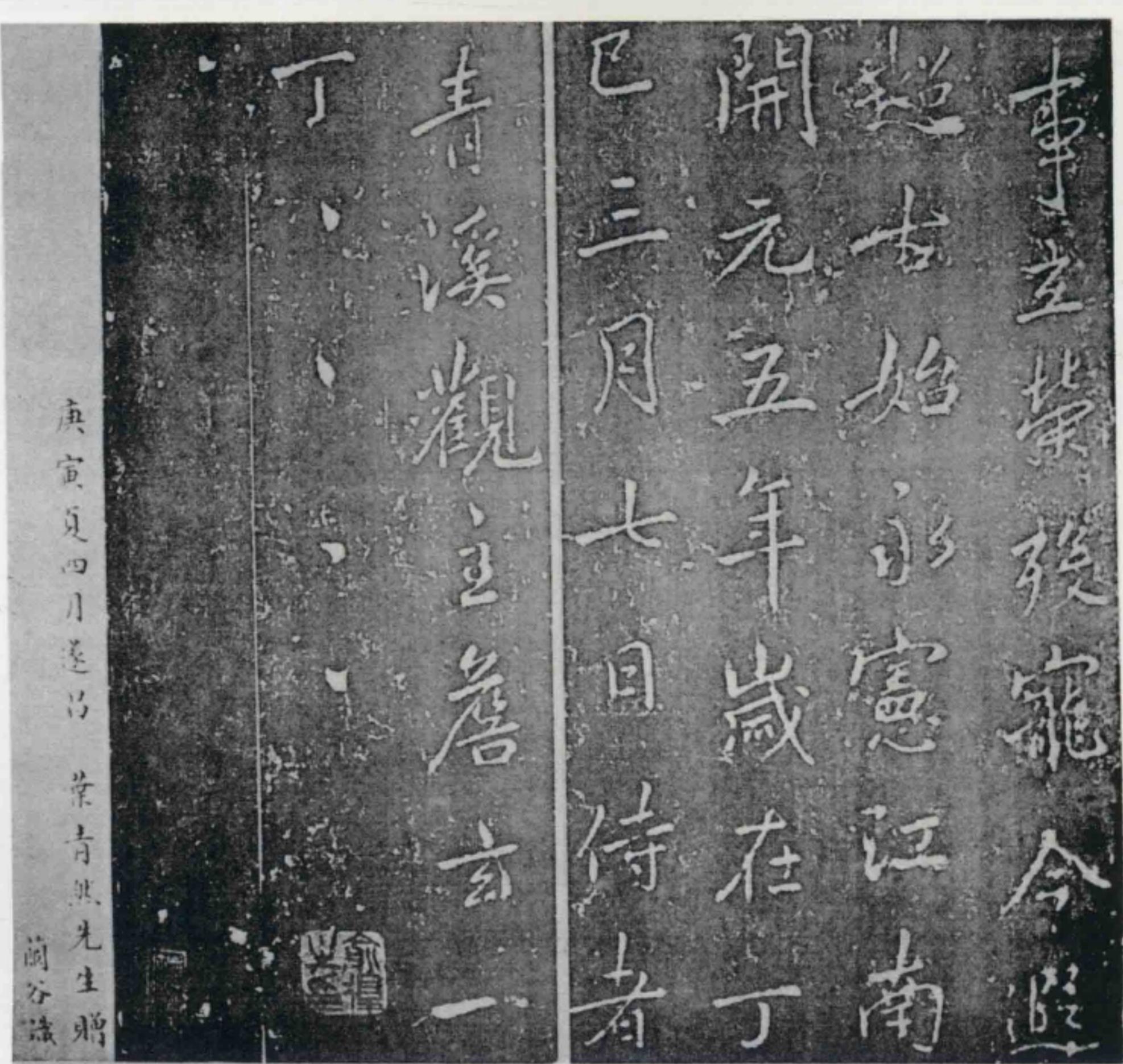
就在松陽坐壇作法，將李邕的靈魂調來，對他說：「前次承你製作雄文，使我祖父在地下受到光榮。但得不到你親筆寫，仍舊不容易流傳。」李邕的靈魂恍恍惚惚地爲他寫了。一直寫到最後「侍者丁某某」的「丁」字寫畢，天已亮了，鷄也鳴了。不及再寫下去，就在「丁」字下一連點了幾點而去。後來葉法善刻成了碑，拿了拓本向李邕去道謝。李邕驚奇地說：「我以為是個夢，不料竟是真的呀！你真是活神仙啦！」因此當時人稱這塊碑叫《攝魂碑》，也叫《丁丁碑》。

這塊碑李邕寫得特別好。宋朝歐陽修、蔡襄等著名的文學家和書法家，都稱讚這是李邕平生第一傑作。因此，凡是學書法和愛好書法藝術的人，都要這碑的拓本。而一般人，以爲這碑拓本能辟邪，也紛紛購買。直到元朝，有一個福建商人，攜帶這碑拓本渡海，遇到颶風，其餘的船都覆沒了，唯獨這隻船平安無事。所以又叫這碑爲《定風碑》。由於這樣，所有涉歷艱險的人，也要這碑拓本，作爲自衛。

在元朝大德四年（公元一三一年）的一天晚上，松陽地方起暴風，樹木都折斷了。屋頂上的瓦片也飛跑了。第二天早晨去看這碑，忽然不知所向。大家以爲這是葉天師不願將這靈跡留在人間了。

以上的傳說，當然不可置信。但是這塊碑寫得很好。根據北宋著名的識者與書法家，都極力推崇，是可作定論的。由於寫得太好，大家都需要它。一天到晚拓得不停。因此在拓碑中，有些不良的人，妨害了當地人民的利益，引起了羣衆的憤怒。於是趁大風雨的晚上，將碑毀滅。這種事實，在名碑失傳和毀損的歷史中，所見不一。因此我們保護文物，應該與保護羣衆利益結合起來。發動羣衆的力量，一齊來重視文物，保護文物。才能把先人的精神生產，妥善保存下來。

葉國重碑，在元朝碑毀以後，在明代已不易看到原拓本。所傳李書此碑，都是後人一再翻刻。北海雄傑之氣，已不可見。三十年前，曾見一本，紙墨極舊，精神遠勝他本，確係元明之間舊物。與前上海文明書局影印之梁同書長跋本，同出一石。在今所傳此碑舊本，無出其右。又此碑碑文首行題爲「唐故葉有道先生神道碑」。故一般都稱它爲「葉有道碑」。其完整名稱，應叫《唐道士葉國重碑》。



庚寅夏四月某日 葉青然先生贈
蘭谷識

雲間二章

庸丈



一、雲間四鐵御史馮恩家

明松江華亭馮恩，字子仁，嘉靖進士，以行人勞王守仁軍，因執贊爲弟子。擢南京御史，極論大學士張璁、方獻夫，右都御中汪鋐奸狀。帝大怒，詔下獄論死。及朝審，鋐東向坐，令拽恩使向西跪，恩不屈，且罵鋐。歷數其罪。觀者皆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胆，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長子行可，字道卿。年十三，刺血上書，請代父死。帝覽疏感動，乃得戍雷州。越六年遇赦還。穆宗初即家拜

大理寺丞，致仕卒，有《芻蕘集》。是馮氏「忠孝」之所由來。

按印上「忠孝甲科」，馮恩與行可未便自稱，當非四鐵御史馮恩父子所用。但馮恩次子時可，字敏卿，號元成。隆慶進士，官至湖廣布政使參政，所至有治績，尤以著述爲海內所重。有《左氏釋》，《天池》，《石湖》，《北征》，《西征》諸集。《廣成子》，不可考。「雕龍」喻善辯。斯印余幼時得于鄉里，曾見于書，未獲記憶。然吾松能用斯印者，其惟馮氏。馮恩父子既不能自用，則此印爲馮恩次子時可所用無疑。

二、雲間強項縣令姚令儀紫檀印

清福康安行軍時，遴選壯敘輿夫，四班更替，日馳百里。即臨陣督戰，亦不甚騎。故輿夫暴橫，頗擾民間。嘉慶初，福以廓匪不靖，經理藏衛。時隨營者爲川北道楊荔裳，姚一如副之。姚獨剛直喜任事。嘗杖斃一轍夫。福詢誰斃役者，姚昂然曰：姚令儀也，與楊揆無與。

(一如名令儀，荔裳名揆。)福不得已曰：責之固當，斃之太過。時姚已保升川東道，遂撤姚差。改用李鍊，則怒對之懾也。同鄉許小歐

曾賦小樂府一章紀之。有「君不見曹黃門糾劉禿子，幾輩寒蟬羞欲死，不分茸城(松江古稱茸城)強項多，



三、雲間倡幾社的宋徵輿晶章

宋徵輿，松江華亭人，字直方，又字轅文。順治進士，官至副都御史。爲諸生時，與陳子龍，李雯等倡幾社，以古學相砥礪。詩以博贍見長，聲譽亞于陳子龍。有《林屋詩文稿》，與宋徵璧爲雲間二宋。

或謂余摘錄印史，徒佔篇幅，浪費紙張。要知使讀者，一目了然，減少考據研究，亦可節省時間也。